

人文世相

追思朱記瞻和關良的合作畫

李達人

上月，朱記瞻紀念館展出的朱記瞻、關良畫作中，有一幅兩人合作的作品。為此《新民晚報》刊發了資深記者林明傑先生撰寫的《曾經不被理解，終成一代大師——朱記瞻、關良合作作品首次聯展》一文。由此聯想本人亦有幸喜獲二位大師合作之作。其過程頗為有趣，1997年盛夏，余赴記瞻老精華新村探望，便中記瞻老談及大暑正值荷花盛開，可否去公園觀賞，一睹為快。我當然欣然從命，次日清晨便偕同記瞻老去公園觀賞。小憩間，談及關良畫作，古拙傳神，栩栩如生，惟我無其作品為憾。記瞻老說，你沒有嗎？我送你一幅。我問記瞻老如何會有關良畫作，記瞻老答曰：關先生囑我畫小冊一套，他即回贈我一幅作為交換。你明天來，我找出來補景贈你。次日去記瞻老家的時候，該畫已展呈桌上，經許久思慮，記瞻老下筆補景，十分認真，例忠義堂匾時，為透視準確選用鉛筆打稿，補畢，記瞻老當即用毛筆畫書介紹信，並簽名蓋章，囑我次日去關良處簽名蓋章。次日赴關良府上，良公見介紹信以及記瞻老補景，曰：記瞻老補得如此認真用心，渾為一體，此乃佳作也。良公為使更加完美起見，在忠義堂中再添加一紅衣人物，然後簽名蓋章。如此成珠聯璧合之作。二位大師文革期間雖難以相見，但通過吾輩來往傳遞問好慰問，情深意長。現朱記瞻藝術館為紀念朱、關二位大師作品展覽，僅見一幅合作之畫，未免遺憾，故將鄙人所藏此畫經過寫出。



朱記瞻和關良的合作畫。作者提供圖片

歷史空間

尤溪「沈郎樟」

盧一心

應邀來到尤溪，雖是行程中最後一站，卻像赴約的情人一樣，站在朱熹公園裡，就等待對方的現身。解說員是個美女，滔滔不絕。那幾天，老天爺也很眷顧，一路上把嬌陽都收起來。初夏陰涼，對於一個旅遊者而言，簡直就是恩賜。對方終於現身了，不是帥哥，不是美女，而是兩棵樹，它們的名字叫「沈郎樟」。

有點意外吧。「沈郎樟」其實就是樟樹。其之所以喚作「沈郎」，是因為這兩棵樟樹是沈郎小時候種下來的。據稱，「沈郎樟」樹齡已有850年了，可見多麼難得。問，何以叫沈郎？答曰：乃公園的主人，大名鼎鼎的朱熹也。始知，這兩棵樟樹為朱熹小時候所種，「沈郎」乃他的乳名。朱熹，又叫朱子，號晦庵、晦翁、考亭先生、雲谷老人、滄州病叟、逆翁是也。今天，在福建很多地方，特別是在尤溪，說起「沈郎樟」，可以說幾乎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並肅然起敬。

史書上載，朱子的學術思想，在元、明、清三代，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，標誌着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。元朝皇慶二年（1313）復科舉，詔定以朱熹《四書集注》試士子，朱熹定為科場程式。朱元璋洪武二年（1369）科舉以朱熹等「傳注為宗」。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精神支柱。理宗寶慶三年（1227年），被贈予太師，追封信國公，改徵國公。實際上，這只是官方記載。在民間，朱子有「孔子第二」之尊奉，不同凡響。實際上，他一生著述頗豐，被譽為理學宗師，乃理學的集大成者，曠世大儒也。

據載，北宋宣和五年（1123），朱熹之父朱松任尤溪縣尉，去官後寓居於邑人鄭義齋宿舍。南宋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朱熹在此誕生。另據傳，朱子父親朱松曾求人算命。卜者曰：「富也只如此，貴也只如此，生個小孩兒，便是孔夫子。」不知這是真人真事，還是後人附會，但無論如何，朱熹乃曠世大儒是事實。難怪朱熹逝世後，寶元年（1253），宋理宗賜額「南溪書院」，由此得名。書院內有塊方塘，為朱熹幼年讀書處。朱熹《觀書有感》詩曰：「半畝方塘一鑿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；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其中的「半畝方塘」即指此處。書院左側就是那兩棵「沈郎樟」，枝幹參天，高約30米，樹圍分別為10.8米和7.8米，有詩為證：「毓秀鍾靈紫氣來，香樟儒聖親手栽。身價能留千古樹，底蘊可作棟樑材。」這首詩為清代詩人所寫，可謂眼光獨到，出手不凡。

應該說，一棵樹能夠以一個人的乳名被命名，並非偶然。同樣的道理，一個人的乳名能夠以一棵樹的形式被人傳頌，也非尋常。也就是說，只有不尋常的人和樹才有這種緣分和可能，這是人和自然的一種默契。事實證明，這兩棵樹不尋常，而這個入也非尋常之人。這兩棵樹本身就與佛有緣，而朱子從小就與佛結緣。

幾年前，我創作長篇歷史小說《三平祖師》時始知道，樟樹乃佛樹也，或說是一種佛緣甚深的樹。唐會昌五年（公元845年），武宗皇帝廢佛汰僧，三平祖師帶領僧尼避居九層岩。一日，烈日當空，路途艱難，正不知何去何從之時，忽見沿溪水面有樟花浮動，大師聞首微笑，曰：「樟花獻瑞，上頭定是好去處！」於是，僧徒們歡呼雀躍，繼續前行。他們溯溪澗而上，進入三平山。放眼三平，山水靈秀，風光不凡，果然是一處聚徒傳教的好去處。大師來到九層岩「山鬼洞」（即毛氏洞）前，將禪杖插入地裡。禪杖立刻化作一棵樟樹，大師就在樟樹下打坐，閉目參禪，然後收服眾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以上所寫並非小說家言，也非本人杜撰，而是有史為證。三平祖師乃唐朝一代高僧，位南禪正宗第十世傳師，其在三平山即現在的三平寺弘法期間，與當時的漳州前後兩任刺史交往密切，尤其是刺史王諷與三平祖師，二人「談禪論易，深相印可」。正是因為如此，三平祖師圓寂後，刺史王諷為他寫下碑記，史稱《王諷碑》，上述描寫即源自於此。

樟花，在佛經裡被解釋為一種吉祥樹，並與佛有關，因此才有「樟花獻瑞」之說，實際上，樟花開的時間很短，可說稍縱即逝，難得一見。正是因為如此，才頗富禪意，引領佛家進入禪境，這樣的樹自然也非凡樹。不過，令人更感興趣的是，作為曠世大儒，一代理學宗師——朱熹，為何也會迷上樟樹呢？可見其中必有玄機。果不其然，其中另有學問，也另有玄妙在裡面。



沈郎樟 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過年吃湯丸

農曆的紀年不是很方便。比方用公元，今年是公元二〇一二年，你要說一百年前，就說一九一二年。一切都明白了。但是用農曆，你只能說今年（二〇一二年）是壬辰年，壬辰年是十二個甲子中的一個。由甲乙丙丁與子丑寅卯（十二支與十干相配而成。甲乙丙丁等是十干，子丑寅卯等是十二支。輪次相配出六十年年份。）這樣來紀年，在古代已經是難得的創造了。據說這是自黃帝時開始用，很古了，不容易。不過要回溯六千年，這六千年中就有一百個甲子，用它來說明古代的哪一年，要說是第幾個甲子中的第幾年，這個概念實在是不清楚，沒有現在用公元紀年那麼明白。但在黃帝時期，能夠有這樣的紀年方法，已經很難得。

現在人們一樣都採用公元紀年。公元紀年實在是簡單明確得多。

不過我們中國人仍在用農曆。用農曆有一樣好處，就是一年分若干個節令，與春夏秋冬四季的轉移相配合。比如

吳羊壁

今年的十月廿三日，是農曆年的九月初九，重陽節。這一天是個節令，叫做霜降。聽到這個節令，人們自然會想：霜降了，天氣涼了。農曆與春夏秋冬四季的轉移密切配合，這與農業耕種很有關係。我們是古遠的農業國，在農業的基礎上發展了我們的農曆。

農曆使我們直接感覺到四季的進展。農曆的生活氣息很濃。端午節到了，大家以龍舟競渡；冬至了，準備過節，也準備過年了。過農曆年，家家戶戶會準備些糕點（以往常常是家家戶戶自己做的，熱熱鬧鬧，更有氣氛。）現在，我就想起了幾十年前在家鄉時的情景，是過小年。那時我們家，冬至到了，就做湯丸吃。那時做的湯丸實在很簡單，有時甚至不包餡子，用糖水煮就是了。不過我這裡回憶起的吃湯丸，還有一層意思，就是過年了，是大家團團圓圓的時候了，湯丸，就象徵團團圓圓。那時我們家鄉還有個習俗，就是如果家中有人外出未回，就留一份湯丸給他吃。這份湯丸，吃起來口味就特別濃了。

現在，在香港，大城市的生活豐富多了，人們天天在吃這個吃那個，大概沒有多少個家庭仍然在這日子忙著做湯

丸了。大城市生活的改變，使農曆節日的情趣也一天天沖淡了。現在，也許大多家庭仍然重視這樣的日子，覺得節日來了，該過得隆重些，熱鬧些，那麼，就一家子到菜館裡好好吃一頓吧。這樣的一頓，可能吃得更香更濃，但是那情味就與在家中忙一頓不同了，淡了。

希望在大多家庭裡，過年過節的傳統氣氛仍然保持着，過得特別有意思。

過年（農曆年），傳統上是大家互相拜訪，恭賀一番，祝福一番。一家大小，在相互拜訪中更親近一些，歡樂一些。在我記憶中，那時過年，這種熱鬧氣氛還是有的。現在還有那麼熱鬧嗎？很難說了。現代化生活有許多方便處，比方打個電話，拜拜年，高高興興談一通，也算是個意思了。如今現代化生活的交通，比以前方便得多了，坐地鐵，老遠的地方也很快可以到。不過打個電話更方便，那就打電話吧。

也好，大家打電話，也是現代化城市的一種熱鬧，帶來的也是歡樂氣氛。

這些日子，過重陽節了（九月初九，陽曆十月廿三日。這一天霜降）。不過香港的天氣很暖，這時候大概仍感受不到霜降的寒涼。即使到了過冬至、過聖誕節的時候，香港的日子往往還是很溫暖的。祝大家過的都是溫暖的日子。

人文世相

圖、文：張小板



赤有可聞

秋風起，菊花開，螃蟹正肥。在這樣的金秋季節裡，最有風雅的機會，恐怕莫過於觀賞菊花，品嚐蟹蟹了。如果有一手執杯，海闊天空，肝膽相照，這也是人生一年一度不可多得的樂事。難怪自古以來，多少文人雅士，都喜歡在金秋時節吃螃蟹。清代文學家李笠翁嗜蟹如命，他每年都要準備一筆買蟹的錢，稱之為「買蟹錢」。宋代大文豪蘇東坡的詩句中有「但憂無蟹有監州」之句，「監州」者，宋朝之「監刑」也。這是一種監視人民管制人民的封建官職，有監州在，就沒有人民的自由和民主。如果人民身邊常常有「監州」，在監視著你，那還有什麼風雅之事可談呢？所以蘇東坡的意思，首先必須廢除那種封建的「監州」制度，然後吃起螃蟹來才有真正的樂趣！蘇翁是喜歡吃螃蟹的，但也希望身邊沒有「監州」來監視。

要領略吃螃蟹的真正樂趣，當然最主要的前提，就是要有一個悠然自得的生活環境，一個無憂無慮的舒暢心情。反之，如果一個人鬼迷心竅，庸庸碌碌，或者臥食不安，惶惶不可終日，那麼縱有千杯美酒，萬朵香花，也是毫無樂趣的；什麼螃蟹吃下去也不過如同嚼蠟而已！所以蘇東坡的「但憂無蟹有監州」之句，包含着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！

赤有可聞

中國內地的螃蟹種類很多，約有三百多個品種，但大部分生活在海洋裡，純粹在淡水裡生活的只有二十多種。我們通常所吃的最為美妙的螃蟹，俗稱為河蟹或毛蟹。這種螃蟹，一部分也是生活在海洋裡，一部分時間則在淡水的江河湖泊裡生活，也可以說是一種「半鹹半淡」的螃蟹，在學術上則定名為「中華絨螯蟹」。其分佈地區非常廣泛。北至遼寧，南至廣東，凡沿海地區都有這種螃蟹的出現。沿海的江河湖泊，如鴨綠江、遼河、淮河、白河、黃河、淮河、長江、錢塘江、甌江、閩江和珠江等河流的中下游以及運河、太湖、洪澤

湖、高郵湖、鄱陽湖等地區都有大量的河蟹聚集。過去在杭州西湖，由於風景優美，蟹蟹也很肥，遊客們來到杭州，就非吃幾隻西湖的螃蟹不可。所以杭州西湖的螃蟹也就特別聞名了。這當然是一種非常肥美的螃蟹。但現在有一種追求「時尚」心理，有一些酒樓飯店甚至一隻陽澄湖大閘蟹賣到一千元以上的天價，這是追求「時尚」的市場消費怪心理的不正常現象。其實我們只要心好，各地的螃蟹都可以吃，不一定非要吃一隻「天價」的陽澄湖大閘蟹。吃螃蟹的季節，最好在中秋節前後到重陽節這段時間。因為這個時期的螃蟹正是黃滿肉多頂蓋肥，最宜於烹食。南方人吃螃蟹，講究「九月圓十月尖」；北方人卻喜歡「七尖八圓」的「高粱紅」。所謂「尖」，即雌蟹；所謂「圓」，即雄蟹。好蟹是黃肥，根據各人的嗜好習慣不同，有些人喜歡吃「尖」，有些人喜歡吃「圓」，各有風味。正如宋代詩人黃山谷的詩中讚美道：「一腹金相玉質，兩隻明月秋江。」要領略螃蟹的滋味，「尖」與「圓」都必須嚐一嚐。